

河眼的故事

□殷文中

在运河冬季的河面上,用铁钎砸破凌面留下一个圆型的冰窟窿,这就叫河眼。是逮鱼的人上下河的通道。

他们在腰间系上一根红绳子,由河眼钻进冰凌下面去逮鱼,这都是水性极好的人,在我们那称之为“水兽”。

运河两岸有水性的很多,但像这样能钻冰窟窿被称为“水兽”的不多。在我们庄上只有两个人,一个“海里蹦”韩小五,一个“浪下鬼子”河三爷。都是好水性的人,性格也爽快,谁家往河里失落了东西,或者有小孩子掉进闸口急流中,二话不说,一个猛子下去,连人带物全给捞上岸来。可是,这两个出了名的“水兽”,却积有世仇,多年不说话,下河从来不钻一个河眼。寒冬腊月,冰凌又河,千里运河打上来来了金钱大鲤鱼,在闸口那段水深的地界聚集、盘旋。这是一种满身黑白花鳞,闪着金线的大鲤鱼,顶着元宝一样的脑袋,在冰凌下面翻腾打挺,啪啪地撞冰床子。人们都赶来瞧热闹,站在运河岸边,滑冰在河道里,隔着冰层对鱼群指指划划。

“看,多大的鱼呀!”

“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,这拨鱼一过去,不定啥时辰再能遇见这么新鲜的金钱大鲤鱼呢。”

有人出高价要买鲜活的大鲤鱼,便起哄将韩、河二人叫到闸口来。韩小五在闸口南梆拿铁钎砸出冰窟窿,河三爷则在北梆制出河眼,可互不搭界,各自将绳头交到儿子手里下了河。红绳是“水兽”往返河眼的生命线,一头系在腰上,另一头交由儿子把守,没有儿子的交给小舅子。这是多少年来运河“水兽”传下来的老规矩。这样,他们不论深入到冰下多远,只要能憋得住气,就不害怕回不到河眼上。

韩、河二人在追逐鱼群的时候,难免会把绳子缠绕在一起,但听见冰面上有人用砖头一敲,两个人在水下便能把绳子解开,分头去抓自己的大鱼,仍然互不搭言。即便是腰上围满了鱼,从河眼顺着绳子钻出水来,也只偷瞄一下对方身上的收获。如果自己逮得多,或者逮到一条红尾大鱼,就高兴地拉起守河眼的儿子,笑嘻嘻着走了。如果对自己的鱼不太满意。就叮嘱儿子说:“河顺呀,老子再下去一趟。”说着,仍系上绳子“咪溜”一下沉进冰窟窿里,在冰凌下面,摇开身子,赶着鱼群向水底扎。鱼一到了水底泥里,那是一逮一个准,掐住脑袋,用绳子穿过腮脐,斜背着系在身上。

两个冤家积仇长年,随着时日推移,韩小五觉得“冤家宜解不宜结”,有心想缓和一下关系,就让庄上的“和事佬”蔡大爷出面搓合。蔡大爷觉得时过境迁,时机基本成熟,也愿意出这个头。一来这对冤家能够经自己和解,显得脸上有面子;二来寻思着两户人家邻居住着,出门撞了跟头不讲话,终究不是个事,远亲不如近邻嘛。于是,有意把他们撮到一起,摆摆理儿,可最终还是没说成。河三爷说:“我谢谢您老的好意,这个结,我这辈子再也解不开。后代子孙怎么着,将来我瞧不见管不着,可让我跟韩五握手言和,铁铸的房山——没门!”

为什么两家竟结下如此杠的“梁子”呢?这话得从两家争吵宅基地说起,那个时候河三爷的老娘还活在世上。

韩小五与河三爷住家相邻,都住在运河南堤向阳坡上。韩小五的西房山与河三爷的东门口,有一块很大的空场。据说这块地界曾是老辈子一家韩姓的产业,后来这一支绝户了,地块就空在那里。一开始,最先是韩小五在那里晒鱼

网。到了秋收,河三爷把地面平整出来,泼上水压麦秸,当打谷场使。后来韩小五想盖个储草的小场屋子。河三爷就赶紧把地块圈上篱笆,制墙做灶,撒上了大麦种。

大麦一年一季,收成不高,与小麦不同,面粉不发酵,蒸不成馒头,只适合研壳去麸碾大麦仁子,或者炒熟了磨炒面。这在我们那里不算正经农作物。河三爷种大麦不种小麦,其意也是不想太刺激韩家。可韩小五还是觉得这“侵占了韩姓祖业产”,带着同门兄弟抄铁锨把篱笆给铲了。当时河三爷没在家,只他老娘独身一人泼命去拦,可脚下让断棍子烂绳头一绊,一个趔趄摔倒在地,可巧地上有块青砖,正磕在大娘的额角上,登时就碰出了一个血窟窿。时间不长,河家大娘就去世了。自此,这两个家庭“眼睛生瘳藜”,打心底积了深仇。河三爷发誓要与韩家不共同天。蔡大爷出面劝和,河三爷说:“和他韩五解疙瘩,我对得起死去的老娘吗?”

可是,世事哪有一成不变的呢?谁知道,这一对冤家在这年冬天下河眼的时候,竟然和解了。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。

河三爷有两个孩子,一个小子叫河顺,一个闺女叫河花。二八年龄的河花有了一个心上人,就是韩小五家的韩宏大。两个人自小长在运河南堤向阳坡上,在沙土地上玩丢鞋子,“吃饽饽吃菜”。宏大摘来马兰草,给河花脑后扎出一条假辫子。两人手牵手到荆条地里扑蝴蝶。风里雨里,两个孩子长大了,心思动了,可知道双方老人不睦,并不敢声张。这一天是河花返回县城上学的日子。大概有什么要紧事要和宏大说一说,便躲在闸口那边柳树行里,向在河眼上的宏大招手。运

河边粗大而漆黑的柳树,七倒八歪地依势矗在河堤上,柳条像梳妆过的女人的长发一样飘散。“水面细风生,菱歌慢慢声。”她那边一招手,宏大立刻就心猿意马,把钻进河眼的爸爸丢到了脑后。将手上的绳头交到一个同族侄子手里,叮嘱他替自己一小会儿,便奔上河堤找河花。这小孩哪知道这利害呢,在河眼守不一会儿,也丢下绳头跑去打索了。韩小五在水下一伸绳子,坏了,人成了断线风筝,要想从水流里摸索回河眼,那得多大的肺活量才不至于憋炸呀!据传说,运河上有个著名的“水兽”,就因为丢失了绳头,找不着回去的路,硬生生在水下憋瞎了一只眼睛。

韩小五双手不停地伸向冰凌摸索,身子在水下急速地转折。人们赶忙用砖头敲击冰面,然而这声音在水下的人听来,却是爆炸式的,像闪电一样急速四散。怎么办?大家心急如焚。宏大跑下堤来,在冰面摔了一溜跟头,趴在河眼哭喊如嘶。河花也心疼得直跳脚。她看见了河顺,便毫无禁忌地大声地哭喊起来:“河顺,赶紧叫咱爸呀!”

得到消息的河三爷,马不停蹄跑来,脱了大袄,扑通一下跳进河眼,只见他迅速找到了韩小五,拉紧绳子向河眼挣。河花、宏大在上面一块用力,流着泪将两个奄奄一息的人拉出了河眼……

殷文中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小说集《流年》。另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集。

桃酥很甜

□肖靖

女人抬起头来,春日里的一缕阳光恰好投到了她的笑容上。女人的笑容是手机银行上的余额给的。四十万的数目比春日里的阳光更加温暖,像一簇小小的火苗,在她的心里面燃烧。女人轻轻舒了一口气,简陋的出租屋窗外,满眼的嫩绿,春天这是真的来了!

女人赶到蛋糕店,店员已经开门营业,店里散发着甜美的香味。女人将橱柜里面的糕点摆放好,又做了一炉杏仁桃酥。她让店员装了一盒,女人想去看看乡下的母亲。

小时候家里穷,逢年过节的时候,母亲会买几块桃酥,分给她和弟弟,女人把桃酥举到母亲的嘴边,母亲就用牙齿轻轻咬掉桃酥的一点点边角,嘴里咂摸着滋味,说真甜。然后再轻轻握着女人的小手,将桃酥送回女人的嘴边,女人咀嚼着,粗硬的桃酥颗粒在口腔里弥散出淡淡的香气,这种感觉深深刻在女人幼小的记忆中。

女人离婚后开了蛋糕店,小店不断扩大,现在已经初具规模。她做各种口味的桃酥,桃酥细腻精致,入口即化,早已超越了小时候的口感。

女人一直在拼命攒钱,看着手里的数目不断增加,觉得心里越来越踏实。她的女儿跟着爸爸过得并不如意,她盘算着有了钱就买一个小房子,把女儿接过来跟着自己住。

女人提着一堆东西走进母亲的房子,姨妈和弟弟一家三口都在,屋子里面热闹闹的。闲谈的时候,女人说出了想买房子的想法。大家都愣住了。只有小侄子兴冲冲地问:“姑姑,你有了新房子,我可以去住吗?”女人捏捏小孩子胖乎乎的脸,笑着说:“当然可以。”房子的事情像平静的湖面上掠过的一只飞鸟,几乎没



激起什么浪花,就过去了。

晚饭之后,人们都散去,热闹的房子归于沉寂。母亲将小孩子吃剩下的半盒桃酥递给女人,“晚饭你没怎么吃,吃点桃酥吧!”

女人捏起一块,杏仁酥带着微微的苦味。女人又放下了。“这次的桃酥味道不对,明天我调整配方。”

母亲轻轻地问:“买房子,钱够吗?”女人回答:“首付够了,我买个小的,够我和女儿住就可以。”

母亲拿起女人刚放下的桃酥,轻轻咬了一下,“这点苦不算什么。”女人不知道母亲说的苦指的是桃酥还是她。

女人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,女人打

开手机,弟媳的微信消息弹了出来:“姐,房价会下跌,你攒点钱不容易,别轻易买房。”隔了几秒,又一条消息弹出来:“等我们买房了,给姐留一间。”女人心里一暖。

母亲继续说:“你弟弟想在县城买学区房,你小侄子要上学了。现在正在凑钱呢。”

女人咦了一声,又看了看弟媳发来的消息。第二天从母亲家出来,女人才反应过来,这是要和她借钱呢。

转过街角,女人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姨妈,姨妈远远地冲着女人招手。似乎姨妈站在街角有段时间了。

女人走过去,姨妈讪讪地说:“太阳挺好,晒晒很舒服。”

女人带着微笑应和着:“是呀,上了年纪多晒太阳预防骨质疏松。”

姨妈拉过女人的手,询问着女人孩子的情况。女人的心抽痛一下,女儿是她的泪点。

姨妈陪着女人红了眼圈。“多攒钱,把孩子接到身边来。”姨妈的话一下戳中女人的心思。

姨妈问着:“手里有多少钱,买房子够吗?”女人说了一个数字,要比她实际拥有的数字低。

姨妈叹了口气,拍拍女人的手背:“这不太够呀,我给你想想办法吧。”女人的心里升起一股暖流,有点后悔隐瞒了真实的钱数。

姨妈继续说:“你表弟投资一个项目,据说可赚钱了,我去和他说说,让你入股,不出一年,钱就能翻倍。”姨妈的眼睛里露出一份渴求。

前几天,表弟打电话和女人借钱,她笑了笑就将手从姨妈的手中抽了出来,快步走向了公交车站。此时此刻,女人特

别想念女儿,那是女人最大的动力。

女人给女儿买了换季的衣服,买了女儿爱吃的水果,女儿也爱吃桃酥,这一点和姥姥很像。女人返回桃酥店取了一盒桃酥,打了一辆车去女儿的学校。平时女人是不舍得打车的,然而今天她很想快一点见到女儿。

到了学校门口,女人才意识到,来早了没用,女儿还没放学。女人提着衣服在学校门口站着,脑海中翻腾着母亲、弟媳和姨妈的话,越回味越心乱。

当女儿纤细的身影出现的时候,女人打开桃酥盒子的包装,拿出一块。女儿咬了一大口,小眉头皱着说:“妈妈,今天的桃酥有点苦。”女人抱住女儿:“明天妈妈做新的。”女儿又咬了一口,问:“妈妈,我什么时候可以搬到你那去,爸爸喝醉了酒会打人,我害怕。”女人的眼里涌出泪水,说:“马上,妈妈攒够买房子的钱了。”女人欢呼起来,嘴里的桃酥末末喷了出来。

女人一转头,看见前夫快步走过来,抢过女人身上的背包,翻找着。女人大吃一惊,急忙往回抢,一着急,从梦中清醒过来。女人茫然地睁开眼,烤炉里的桃酥散发着浓郁的香气,一切只是一个梦。

女人登录手机银行,上面小小的数字让女人彻底地清醒了。她将烤炉里面的桃酥取出来尝了尝,很酥很甜。

肖靖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两岸关系》《小小小说月刊》《当代人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